夏峯先生集

夏峯先生集卷之五

容城孫奇逢啓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序

送徐恒山轉山海理餉序

重品格者必觀其所不取急幹濟者須視其所有爲兩者不可偏廢而兼擅者實難其人世豈無皎爲自好者然默體其行徑細按其肺肝非前有所慕於進則後有所懼於罪幸而恒處于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倘可慕者既已得之則無復有懼于

罪或可慕者旣已絕望又將甘心冒罪而不辭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徐使君治容治玉廉者護其守才者遜其爲兩地之祠而祝之者固烜烜在人口頰也今之治易守燕畿而爲盜奇態經略再起旧問豕有司賢者一人以治軍儲而主爵者以使君往也豈偶然乎姑舉其一二大端可以濟時艱而紓國難者如以二千金抵加派胸中已不見有可欲矣源頭一清作用自快如辨假印於徵莊疑似之間挽逃軍於搶攘急迫之際總之人所束手之題使君

曲爲條指人所歇脚之事使君偏爲熱腸一無所慕一無所懼明自廉生爲從守見經略雄心冷眼急思一當而獨有取於使君也意在斯乎慨自遼瀋陷沒舉國張皇議守議戰幾無遺策矣夫不守廣寗京師未易守也不復河東廣寗不可守也此理之易見而討之豎決者然審機觀變其妙用在經撫之匠心後勁前茅其實際在兵將之湊手使君坐擁關門經理糧餉則又經撫之血脈而軍士之咽喉其所仔肩又何如耶使君行矣廟社生靈實深倚借吾知所慕者定不猶夫人之慕所懼

者定不猶夫人之懼也自今以往將可慕者得而可懼
者去天下後世皆信之曰使君果非慕與懼者也然則
知使君者固莫如余矣

贈槐慶堂序

坡公曰仁者必有後知言哉雖古人興亡成敗之數令
人若信若疑乃詩書所記載彰彰可考不於其身于其
子孫此王晉公所以修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
年之後如持左券也慶堂殳秋亭公為余岳翁所謂立
誠敦信先行後言之君子也懿美固在人口乃壽不滿

德竟以一博士員終其身且數十年來寂若無人而家
且益落浮薄無根者往往取青拖紫釣名先世藉口餘
庥不幾令善者怠惡者肆乎噫此未深于德之說也君
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聲名著矣而其
人非則其斷絕先世之脈者必此人也聲名隱矣而其
人是則其緜亘先世之脈者必此人也慶堂固雅意先
志肯構肯堂其器宇凝然望之知爲承家之令子非所
謂其人存者與存其人則貧窶可也富厚可也卑賤可
也榮貴可也總之不忝于先世而無愧于爲人況乎津

津秀發代耕有祿則是槐氏之德尚未艾也陽明子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慶堂恢張先德志聖則聖志賢則賢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則承先志者信不獨在功名也倘身名赫濯而一切所爲俱與先世反先世以孝友而我轉悖逆先世以忠實而我轉機械先世以寬仁而我轉急促則先世其肯曰我有子而能大我之後乎余於岳翁知嚮往故今日以承先志立已志爲區區贈遺之私想慶堂必不弁髦于斯語

贈李心暘序

天地間有其名甚美其味甚長人人涉之人人爭欲去之卽人人去之人人復欲襲之者果何物也余爲質言之曰貧也日用徵逐之人此無足論試執學道之人而問曰爾不欲富乎彼卽勉爲承當而一念憤不能平之意未有不恨時之乖而怨命之舛者葢其趣不見皿之無味遂自苦耳迨一旦取青拖紫凡可以解吾之貧者不遺餘力而有人焉從旁問之曰爾欲富乎彼必有慚於面而阻於口避之若仇而惡之若染者葢其名芳而

欲借以爲託處耳有所爲勉承而非其心之所甘則是小人之所喻者而陰以爲就也有所爲託處而非其意之所恬則是君子之所喻者而明以自寬也此學道之人所以鮮底于成而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之家法遂寥寥絕響矣余友李子心陽所稱學道人也其先世乃吾容之富室及心陽之身家不撑半椽力不庇八口無時不悲暑雨也無時不歎祁寒也旁觀者實抱不堪之憂而心陽當之淡如也且其眼底最曠其肝腸最熱其舉止最豪俠而無跼蹐之色凡交知者無不敬而愛之且

憐之思所以計永賴者無窮也今且食廩于庠矣恒産
恒心兩有所藉矣試思平生來所茹苦之歲月果若仇
若染迫于不得不遭之勢耶抑有甚美甚長者隱隱躍
躍恍露一綫于其際耶等此歲月耳榮華者日與小人
共域于所喻之中而彼不悟也一悟焉有廢然而返耳
淡泊者日與君子共喻于所喻之中而彼亦不悟也一
悟焉則當下而足耳此非道之富貴斷無可處而非道
之貧賤未敢輕議去也余願心陽毋虛度所遭之境而
尋孔顏之所樂者何在更無願心陽異時榮華與此道

漸遠而猶襲此口吻也同窗知契無物可贈聊共闡此貧字之義

賀梁如星侍御序

余友如星梁公偉貌通才三任爲令風清弊絶其於治也卓矣報績奏最徵拜爲御史需命未幾邑之縉紳學士辱公之知慶公之遇屬文于不佞稱觴爲賀余曰賀不在公僉曰何居余曰海內凋敝已久今秋禾千里者災蝗所得不足償官税飛蝗蔽天飢民遍野謹爲繪圖九重者公可以直達宸聰矣敢爲蒼生賀天子冲齡踐

祚雨露雷霆之用豈遂無溢喜溢怒于其間補衮有人則激濁揚清獻可替否非所謂以臣直而弼主聖者與敢爲主德賀東西蠢動以來斃鋒鏑而損疆土此不必問獨大臣纍纍被逮被劾其束手而仰鼻息于朝議固籌邊者不足有爲至關口而置成敗于邊人亦建言者盡成築舍耳公慨然主持于內則東西其有濟乎敢爲封疆賀人才消長係國運盛衰今雍容廊廟者自不乏臯夔之選然緹騎星馳削爵貶秩之命日下甚至繫獄中而斃杖下者踵相接也遊魂羈士孰非祖宗培植之

氣類乎維持調護仰賴公等不淺敢爲人才賀四者皆
關于臺諫余固不爲公得侍御賀而實爲侍御得公賀
也時張君星所在坐顧謂余曰子以四者備責侍御誠
重之矣抑知今日之體視昔稍輕昔神廟時臺不數人
而人兼數事凡有論列用固用矣即有不用數十年之
後猶隂行其言今臺諫之職鄹于就而易于去倘于四
者或亦有不得行其志者乎余曰否官非能重人惟人
能重官耳今之自謂不能行者皆其不欲行者也皆其
趨避心切通塞念異不能重官以重人者也夫官有一

時之官有百世之官人有易盡之人有不朽之人與時俯仰隨波上下何難好官我爲但恐其官易盡耳官盡而人之盡也久矣蓋官等耳而所司異宰相行其事者也臺諫行其言者也事猶有格而不得行之會言則無闕而不得言之時言行而志已行矣言或有時不行而所言之理已獨行於天地古今之間夫孰得而壅之哉公茹苦食淡垂四十年居平二三兄弟所講求于寤寐誦讀之際者蓋亦有日今登第入仕復十餘年三令巖邑儼然繡衣茹苦食淡未嘗一日易也舉所爲行已臨

艮與彝所講求于寤寐誦讀者亦毫無易也非古所稱不幾變其人與人之言曰士之志道者十而體道者百而一體道者十而不變塞者百而一盡體道者譬涉溟渤期於必濟而不變塞者雖勞筋苦骨風濤毒霧志不少悔余以公之不變塞者知其必能格君致身重官以重人舉四者所仰望而不即得者公必一一有以荅天下之望也自秀才而繡衣所入之途不知幾易其茹苦食淡如故也自繡衣而三公所入之途又不知幾易其甘苦濃淡之境味豈遂有以易其心耶況中州東魯之

壚士民被服明德最深且古來固多以循吏而爲名臣然亦有功名損於治郡時者人謂循勸郎以有終余謂持末難於持始公將以直諫高天下諒于布素之交不督過其語言之無當也星所亦曰古人之誼每不以頌而以規是可以滿酌侍御之堂矣

蓬萊令牛公誌狀序

士而非特立獨行也無足爲士士而果特立獨行也又岌岌乎爲士矣何也流俗之權太重一切俗事俗憎我日應緣於其中則俗人俗眼便與之相安稍稍厭薄此

態而挺然有拔俗之意且羣起而指之爲不諳事不近情又相與排斥詆觸之先儒有云非高著眼覷破流俗搬當不住此特立獨行之所以難也年友年公羽泗言不徇人口吻行不循人轍跡砥厲志讀以千古自命然居鄉居官時有所不理于口者總之孤行一路舉俗所爭趨之事俗所共熱之情而掉頭欲避其意之所是見之所到挺身與之不顧毀譽於所稱特立獨行者其人耶然而已矣嚶鳴同響之情存亡興替之悲心且怦怦動矣猶憶甲辰余兩人商略文事時而晨夕勸書令公子

吾黨二三兄弟互用激揚寥寥片語深中隱微惜未竟其才故人亦莫窺其藩始信英雄未遇不獨名湮滅而不聞且以其身當毀譽是非之衝而受顛倒于世向使公肯小抑其獨行之意則居官時當不至拂逆上官而所入亦何至于落落雖然此正特立者獨標面目于兩間決不肯向流俗毀譽中討活計也余當時亦妄有所期許今頭顱如許意氣都盡仰面看屋梁作老書生酸腐語回首少年不免失笑白沙先生之言曰白頭孤負垂髫志猶憶城南就館時三復斯語不勝徬徨公生平

有王觀察爲之誌陳孝廉爲之狀後一年元配陰孺人逝鄭君益痛母益痛父日月幾何竭蹶襄兩尊人窀穸事不必峽猿三聲而腸且寸斷也形骸有盡長年住世者獨此一段精神稱不朽唯精與神亦非語言文字所能傳後有知公者當于其特立獨行處得之思過半矣

魏義士還田卷序

魏義士者生于勝國之季迄今逾三百年眉宇精神宛然如在因而感于立言之業比于功德信不誣也義士世居容城之沙河村其慷慨好施初于郡誌中領其槪

後父老年長者間能道公還田事然事蹟恍惚子孫僑野其人亦在稀微縹渺之間一日余從姪高雅忽出一殘卷示余曰其妻黨魏義士還田卷也余挑燈披閱義士慷慨好施之槩宛逗鬚眉色笑于殘編斷簡中共計所還田十餘頃撒數總數本末註記甚詳一時聞人達士咏歌記敘之文已久飽蠹魚之腹所僅存者危學士素暨其子一二段耳其曾孫壻王公敏再爲表揚則義士之德輝并傳義士者之精氣俱可得于意言之表矣卷存而義士之功德與俱存誰謂立言非不朽盛事哉

按敏爲此卷在永樂五年丁亥卷中吳勉之長歌在洪武已酉危學士父子序記已失年月獨載避兵事在至正戊戌則距今且三百年矣夫還田事至永樂五年大要四五十年間而碑已稱殘卷已稱廢自永樂五年後二百四十一年殘者雖泯廢者猶存使後死者猶得弔殘而續廢非鬼神呵護不至此嗚呼亦云艱矣得之旣艱可令其失之容易余友崔西星與義士同里余曰若知爾鄉之興讓乎夫鄉以義士得名則義士當與此鄉不老凡生于其地而入于其里者當不知如何去其貌

心矣西星慨然爲新其巻而屬余引其端聞之義士久從祀鄉賢不知何時有等作書戚任好惡之人謂生前無爵位遂潛去其主浸淫既久徵實無人而祠中竟失義士之座噫嘻鄉賢而論爵祿也顔閔一流烏得竄俎豆耒光耶吾容彈丸地賢豪接踵靜修忠愨而外張處士希古人皆能道之不知義士固開山導師也

鹿太公舉元孫序

辛未九月念六日封太常少卿鹿太公曾孫靜觀舉子稱觴者冠履闐門各致其喜劇之辭有曰靜觀年十六

先舉得雄且適當論秀時此吉祥善事也宜賀有曰仁卿以海内名士年未四十而卽抱孫宜賀有曰伯順以社稷臣暫請休沐左提孫右挈曾戲綵靈椿膝下宜賀有曰太公年逾古稀矍鑠善飯擁子孫曾元于一堂宜賀羣而賀之孫子孫子曰分享之皆足爲一人之福合享之則天地間之奇福也太公又合子孫曾元之福而彙爲一人之福更奇之奇也就耳目睹記五世一堂閒亦有之或逮萱不逮椿或備蘭未備桂卽庶幾逮且備矣然不事詩書未免有傖父氣事詩書矣使不敢品行

猶華士之淺淺者耳若五世而多貴顯五世而皆賢喆則天地間一人也太公為名侍御豫軒先生子復以伯順貴歷封至太常是世俗所侈然鳴得意者而以觀太公不能辨其為某人子某人父也自弱冠秉家政未明而起入夜而不息內外食指數十無不待命于太公之一身五十餘年如一日且以七十老人色養萱堂不減孺慕于弟若姪體恤周至惟其意之所欲而毫無幾微相拂至故舊窮親一言相諾則舉家贍養子擇配女擇嫁終身無倦色至于利害所係如左魏諸君子之事誰

敢過而問者太公毅然任之蓋不得意于世人之所趨
故不厭心于世人之所避耳總之于天地間别開眼界
自具肝腸鍾東海西山之靈秀于江村一片地故以五
世發名教之光一堂潤人倫之色豈偶然哉龐公徐孺
于一匹夫耳百世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廬舍欷歔瞻
戀則今日之江村千載下當有繪圖賦詩于稀微縹渺
彷彿疑似之間可令躬逢其盛者直等爲日用居室之
常也哉余不肖一年强半寄跡江村考德伯順談藝仁
卿時奉太公手談見郡觀諸弟嬉繞杖履間採果之餘

誦古詩瑱瑱也四世之慶咸以五世期之而今果然矣人之言曰爲賢者後難乎肖矣爲聖者後愈難乎肖矣鹿門自侍御封翁多碩德鄉人士至今談其遺事如聆古初則太公之懿行醇修伯順之淸忠亮節亦祇謂之無愧于祖父倘曾元而後稍弛身範便損家聲則爲賢者後不更難哉雖然難在此易亦在此知其難而易者至矣請以質之太公當必以余爲知言

送韓參夫南遊序

古稱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此語初未之信盍交不越

數合違不踰數旬即有以歲月計者明知其地知其人山陰之興可以朝發夕至故離別之感未有甚焉後寓都門七年而鄉之朝夕與處者遠且疎矣離別之情始怦怦動也迨自都旋里而都之數載與遊者又遠且疎矣離別之感益怦怦動也曾記出都時李孟超來晤執手相别兩情欲斷爲賦長歌幾不成讀平時飲興飛揚此未及三爵則已醺然矣葢有所甚傷焉者故不覺其蕭瑟至此自是以往未及與人相會便若與人相别庚午春參夫攜其子昌過我驚喜交集葢十三年前都門

訂交而别焉者也留草堂數日臨别之際即訂後期嗣
是頻相過頻相留皆有以匡我不逮今歲余下第歸方
卜期視家弟於武城忽參夫復攜其子昌至益驚且喜
因向來祇知其南遊不意其倘自北來也武城爲南行
便路雖以病困支離評騭古今商搉性命益發我二十
年來未及見未及聞無何將戒裝别去黯然神傷幾蹈
往年與孟超河梁執手情況繼而思之人非麋鹿豈能
常聚且見圓一隅識限一方不幾令司馬太史笑人哉
竊嘆余徘徊顧盼不能勇於出門且將望參夫足跡遍

天下識盡世間異人閱盡世間佳山水以廣吾聲氣拓吾襟期又何眷戀于臨歧愴懷于分袂乎因相與劇談雄飲大笑出門歌太白我執爾手爾達我情之句以送之且恨相知者不再有參夫輩數人爲東西南北之遊也此果我輩之不及情乎抑有餘情乎請以質之甬國諸君子

贈楊郎念祖序

聞之王謝子弟他氏不敢輕與之議婚論交葢門庭清貴舉世所宗又如唐世族志雅重士流爲天下榮則祖

德之爲後人倚庇也從古然矣然亦爲後人者能世其
德洽然于世故物情之外提維風易俗之權則賢子弟
之撑持世運爲士人留羞惡一脈而判清濁之途其關
係原非淺鮮紀僧眞請于其主曰臣叨榮至此無所復
須惟乞作士大夫其主不自命使詣江謝紀甫登榻江
已移牀曉然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乃知天子之權
能使貧者立富賤者立貴市井宦寺立躋公卿而踞台
鼎而獨不能使不士者爲士至今讀移吾牀遠客一語
眞是壁立千尋鳳翽萬仞耳吾容忠愍先生爲海內人

倫冠冕而玉川父子俱能世其德遞衍于不墜余習其人久見其不激不隨貧而無儽色剛而無猛氣鹿伯順嘗稱無愧名家子其長耶念祖恂恂雅飭適肖其父一日造廬請曰蓬門之子稍能自竪便有光前世余小子不敏叨爲賢者後如何能無殞厥門以自免于墮落余爲之禦然曰此固忠愍之靈也閥閱之家難于單寒盍爲無忘者立論今子之志慨貽羞于先人則無論異日所以光大前人者何在卽此一段清素恬雅勉勉自修之虛懷恐王謝子弟不敢雁行所稱爲士之清流者非

邪清自與濁遠舉世一切濁言自不入于耳濁行自不措于躬濁念自不萌于心清濁之介既分將是非自判好惡自眞法戒自嚴此之謂脫凡入聖離昏入昭凡躬達得喪榮辱喜戚何者足點吾清虛之府哉試觀君家忠愍到頭忠烈始于早歲艱辛不歷困窮拂逆之境則其肩大任重也必不堅則武侯淡泊明志一語眞士流之指南也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窠中第二人此君家家訓伯低字以念祖意在斯乎

贈孔氏兄弟序

文武本無分也分之自兵民始自兵與民分統將與吏遂分治屬囊與載筆遂分業因而舌鋒劍鍔種種觭輕重之情形并分左右袒故時平以大帥仰小吏之鼻息世亂以悍將制儒儒之性命錢穀器甲城守攻戰紛出相角而不相習國家倚重文武何事而淩競至此經世淵源且望不具論間以中朝卿士出秉節鉞壯猷元老如方叔召虎指可勝僂六月之詠鋪張吉甫將略已備飲至一燕結以孝友張仲相成之誼甯顧問哉世事至今日未敢深言特嘗扼腕文武元黃輒嘆比肩事一人

何啻兄弟是安得用同氣之誼告迺今于孔君兄弟有
當也君諸父起家文事而沈毅忼爽實著燕南余交最
久所得張子于度劇談又甚悉君兄弟遂各以文武應
當途之選客歲己卯公諧捷武闈庚辰公參舉茂才子
度走相告余喜不寐非第為君兄弟喜并為當世文武
吏士告也諸儒有經而精於談兵亦稱經可見經常一
脈亘天地古今同源而貽文與武特分領而未可分歧
是何殊分形異名而稱兄弟迫遡及同氣又作何觀此
誼不講文人薄刀戟武人遂薄章句如所謂舌鋒劍鍔

觴輕觴重陷阱百出至舉國家錢穀器甲城守攻戰死生功罪徒付一擲可勝浩嘆閫牆二字中士羞稱令以文武鬪端何多也沈痾難醒天若特就君家同氣中標出文武二義使人回首一思舌劍相激奚啻拮擊手足舉一切冰炭都消歸同氣變左右袒爲左右手世事庶有瘳乎公參文藻久著公諸從事督師以膽勇稱往復同華午嘉士顧余訂盟忠孝虎觀麟臺之業固君家自具余故不爲君兄弟喜并爲當世告爲問天地生吾有意無也余客百樓故文皇征遼駐蹕處危樓環峙遺址

歸然議者謂不減武陵深隱頃君叔養遂過余慨然曰此未足恃往高陽師相爲守關計遒畫地數百里外守甯遠迄以圍圉目前盜警正殷落落數樓可終避乎爲指畫部居外某可臺某可堡而中堅犄角諸樓遂屹然成巨鎭至今想揮指風生余股猶習習也養遂文士遒武略爾爾知於家庭間籌樹立至熟于度試以余言質兩君文與武分曹否戰與守分欵否簪筆朝堂荷戈原野分委任否今天下未可謂無事則君家父子叔姪兄弟有餘師矣又聞君家有弟丕亮年少英英具遠識抱

偉略且兼兩兄之長然則孔氏之興其未艾乎

贈羽士趙東明序

聞之耿廣舉云南王村有羽士趙東明者其人入世不深究心岐黃之業業遂以入世不深而進予固譖病人也吾家子游其病更甚每延之來果隨手奏效廣舉又謂其人不獨業進而日用所需有則領備與共無吝心無則粗糲自甘無妄心跡其所為殆似有道之人焉予聞而異之曰吝心與妄心兩念相環桎梏千古削眞實學道者有意無言萌芽尚在非克己之盡漫云去者兩

祛妄吾不敢信也東明之無吝心無妄心果得之學力之後耶抑質任自然生而不爲世網所羈殆天機之偶合耶其人能逃楊歸儒則車裘共敝釜甑生塵者當攜手同車矣廣舉云東明之歸楊也葢有不得于家庭骨肉間故借楊以爲寄即其攻岐黄也亦借岐黄以爲寄總以天地爲蘧廬身世爲逆旅在昔淸平之世且多黄冠之遊今何時也頻年鉦鼓日不停撾室家廬舍蕩然灰燼文武將吏日死於法者不知凡幾而搢紳國老且接踵殉城何如寄跡於楊寄跡于岐黄猶可以自適其

適耶予聞而韙然者久之不復置喙廣舉遂合同志爲
文而告於禮曹吾家子游亦以其言贊之遂給劄云立
志淸修身無非禮之事苦心醫業手無難療之人投劑
不問貧窮惟勤惟愼謝儀恥言多寡曰儉曰廉旣無忝
於元門兼有功於利濟信斯言也東明殆所謂有道之
人與諸君子不欲委此劄于草莽也予爲次第其語以
遺之

王顯又入國學序

憶辛丑予遊成均時司成楊荆巖先生予庚子座師也

一

札謂曰子年少登賢書看此來豈爲入官地耶京師

天下英才所萃吾爲新學官數楹子等肄業於斯作一

事有一事之慊心歷一境覺一境之得力方見友天下

友千古之意每一念之孤負師恩輒爲汗下今王子顯

又亦且遊成均試思此何時哉自京師至海隅無處非

驚心之地自宰相至散僚無處非束手之官顯又諒非

宿此爲入官地也客曰今天子加意國學每欲破格待

人從此入官路亦稱捷況從來國有大事臺諫不得關

其說太學生伏闕上書如陳東者流何嘗不可表見于

後世第患其人非則位愈高而損于已者愈大其人是則名愈隱而全于天者益多又何論入官不入官哉寻曰宰相以身係天下之安危者也臺諫以言係天下之安危者也古昔盛時明良魚水諫諍無名自宰臣失格心之益諫臣之補衮之忠而散秩末僚暨書生輩始憤然有不平之鳴陳東所諍係君子小人邪正之分李伯紀一用來事猶可爲郎如鎮海君一事未聞宰相作何主持臺省如何申救獨郎署一言罪罹不測使陳少陽而在能叫九閽叩天王明聖乎予固爲顯又籲之矣顯

又母老而後胤未立自鼎又損賓客而嫂氏以義烈殉
煢煢猶子相倚爲命夙昔之事親從兄者今且專其爲
人子之事又代兄而兼爲人父之事則履危蹈險正纖
毫不得涉焉客又曰危險豈此之謂哉順風覆舟美味
滋毒伐性之斧斤正在此淫聲豔色敗我之名行斷不
在拂士法家烏知安之非危而平之非險也耶又烏知
危之非安而險之非平耶故禍福吾不得豫知其禍福
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損益吾不得豫知其損益子
弟之賢不肖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所可知者欲得福

免開禍端而已矣欲御病謹其致疾者而已矣欲受益
察其損我者而已矣欲令子弟賢勿效之爲不肖而已
矣顯又旣稱孝弟謹信于鄉黨間正當出而問天下古
今之大可徒悠忽自放廿老巖穴哉子爲之躍然曰我
之爲顯又者淺了之爲顯又者大況久從遊鹿太常之
門素講求于作人作官者隨地自有慊心得力之處定
不虛此成均遊也

張耶鴻勳秉秀才序

于度張子三十年來爲大河以北萬不可少之人垂髫

從鹿伯順遊伯順謂余曰之子嶽嶽自立英氣逼人人以此見短我以此見長辛酉以明經傳選受知左公浮邱其受知浮邱也以先受知於魏廓園二君之重于度皆以氣誼不獨專在文藝乙丙左魏罹璫禍于度冒死周旋南國有心人比之魯朱家俠氣之名滿天下甲申歲宗伯會具疏以開南中之企慕于度負如麟鳳又不止爲大河以北不可少之人也戚知中余與于度相知深三入雙峰患難與共百樓六載比鄰而居每挑燈細語對月深談余懷無不可告于度于度有懷無不可令

余知也逆闈逼畿南士子赴選于度曰頭可斷官不可
受勁骨雄心伯順所謂嶽嶽自立者蚤蚤見於垂髫之
際矣于度早失怙獨力奉母三十餘年沒復獨力襄大
事撫弟姪輩倍極苦心事親立身昭然在人耳目今其
子鴻勳舉秀才夙昔觀型於事親立身之際者旣熟且
久其所以慰親心而展子志者當必有在或不沾沾以
一子矜爲得意也人生所歷之境富貴而外皆逆也余
謂貧賤何逆之有當貧而貧當賤而賤則貧賤有餘榮
不當富而富不當貴而貴則富貴有餘辱伯順常云貧

字據舉人此是生本最得力處孔顏之疏水簞瓢非道之貧賤尚不可去況道中之貧賤不能恬而安之又烏能歷造次顛沛一切患難之境哉伯順袁盎承受者廖廖子度三十年名宿隱然係一方之望故因是舉而及之若云爲子衿贈也非余意也并非子度意也

和論語頌序

論語何爲而有頌也宋儒張無垢有會於尼山之心隨摘一句而贊嘆之歌詠之以被之於聲詩者也頌何爲而有和也吾友賀懷庵有會於尼山之心并有會於無

垢之心又各就無垢所頌之句而補綴之翻繹之以共被之於聲詩者也各八十八首夫謂此八十八首遂足盡尼山之蘊乎非也自其散殊言之千萬言未盡也自其本源言之一言可盡也不見夫春乎發于姚魏則賁紫爛然發于幽枝細草則嫣然自媚耳又不見夫月乎臨滄波俯平沙則鋪灩萬里若其小砌閒庭則幽冷可掬耳尼山正猶夫春也月也元氣淋漓山河大地一齊森動中天皎潔幽谷遐方無不照臨無垢所頌篇就無垢見之而尼山之面目無隱於無垢懷庵所頌又就懷

庵見之而尼山之面目亦無隱于懷庵嗣是而再有所頌者千人百人各任其抱取焉而不禁然其蘊仍淵然穆然終古未有窺也尼山以一身統天地帝王之全子思能頌之中庸一書皆所以詮解論語孟子願學孔子七篇皆頌述孔子之意迨有宋諸儒學術醇正雖論議微有不同然皆不謬于聖人無垢龜山高弟刻勵向學而孤行其意其所自得深矣懷庵雅好讀書識南學者稱其負氣不偶激烈慷慨有登車攬轡澄清天下之志余謂此志非學不實此志非學不滿牛部論語作太平

亦豈在多況其鄉實子聲得伊洛之傳爲元大儒懷庵紹明其學須先範其身型此論語頌之所以和也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後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懷庵之和論語頌殆庶幾乎無垢之言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下學上達敢以聖賢爲法願懷庵亦從事于此不必求頓入驚聽妙也

送汪公孫歸盱江序

江右汪公孫鄰潛谷之鄉後進也生平私淑其學而爲

博士弟子師上習其賢士服其教以久秩遷新鄉丞求
退不許勉就官齋署蕭然嘗脫粟不繼日杜門手一編
自娛邑紳士之賢者皆儲酒招與論文即上官亦皆以
老儒目之每就余夏峯商學信宿忘返既念母老迄歸
臨路謂余曰歸去期十年讀書不敢以老廢學也余曰
君可謂志士矣江右理學之藪也諸儒輩出淵源不遠
抑知學之所以為學乎學者聞見日富耳目日勞無不
晰心性之微嚴儒釋之辨至論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
則曰心與性一也心之無善亦可曰性之無善乎余嘗

思之天命謂性此性之至善也先正其心心可同於性乎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愼思繫辭言無思要貴得時說一亦可說二亦可也至儒釋論心性處原自有分窮歸究處更自懸絕乃以虛誕之辭支其假竊之柄總之認心與性不眞以虛明爲端倪以枯寂爲未發心非統性情之心而性亦任氣質之性學愈晦于天下也久矣潛谷之學能會其大於諸儒訓述有辯五經有繹余嘗服膺其說君之鄉有謝秋水宋白石二君子歸幸以予言質之

代成有終卷序

余嘗讀坤卦六三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則知臣道妻道既待天以始之生不能不代天以終之成從來臣事君妻相夫處事之常與遭時之變有令人唏噓讚述而不能已者魏鄭公云願陛下使我為良臣勿使我為忠臣至哉言乎夫人臣何樂乎以忠見哉時平事理都俞一堂臯夔之世較龍比之世何如此可想紅顏孀婦視白首伉儷者自不可同日語也李子晸尼有母張年十六歸其父九苞公方弱冠公齎志以歿是時張年始十九

堂以上白髮蕭蕭有姑待養遺孤長時可兩歲餘次行可甫景尼甫三月耳張曰未亡人唯有相從地下他所不及也遂絕粒姑薛母王再四泣諭之曰女若此圖其易矣呱呱兩兒命寄如綫李氏其不血食乎曷若爲其難者數日稍進勺水毀容茹淡奉孀姑育兩子躬親紡織細大兼營姑病而請以身代子長而戒以就學夫子有兒貧而粟粒以周歿而棺衾以葬一身而爲李氏也子者一身而爲李氏也父者而後可以死夫毋以節著人子所不樂聞也嘗其悲風咽月相向煢煢未亡人之

心事恃唯有子而子念陟岵靡依瞻我所恃所以慰孀閨之艱若者正人子終身之事景尼每向予言生不識父念母氏五廿年飲冰茹雪泣輒數行下憶癸未甲申間天子曾示旌廬之典宗伯以時覈未覆余兄弟謭陋無聞實慚一母敢借仁人一言爲重余山人也烏足以揚母節然知母節之悉者莫山人若也存之野史藏之貞珉山人之意而寵之綸音聲之歌咏則又嗣君之亦也試觀史冊中稱令母者曰陶母曰范母使非有侃也滂也豈能垂令名于後世哉母以節成子之孝子還以

孝揚母之節雖道代天以有終婦道代夫以有終矣因題代成有終冠于首以貫之好德者

題跋

題金忠節一門殉義記略

嗟乎甲申三月事何忍言非伯玉一流則天維地柱撐拄無人國非其國矣憶甲戌至都都人士咸曰許大燕市借道隣伯玉二君爲生色然則伯玉之生之死係斯世斯民之重其生也非虛生死也亦非徒死矣箕疇以考終命爲得其死余謂公御河一死拜母別弟就義從

容魂魄何其清英靈何其肅也侍先帝見二祖列宗永有辭於天下後世其得正也莫有正於此者矣況堂上老母見義明決月餘室人甘心殉義弟綜死而生生而竟死一門之內忠孝節義昭垂日月將天維賴以不傾地柱借以勿壞彼不得其死者即祿位壽考豈可同日語哉公沒之二年弟鏡始從余遊忠孝家風識趣自異然於毋嫂兄弟之死備經苦楚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廻腸是死者卻爲其易生者反處其難仰遠勉之哉

題史忠襄傳後

忠襄自初入仕至閣部督師精勤敏練隨地効忠可對
宗社神人可對天下後世洵無愧色第當艱鉅之任須
有遠大之規知人善任則人之能皆我之能也安能以
一手一足左畫方而右畫圓乎擇君而立間不容髮網
羅士英與共功此最失著天下事不可爲矣總之天也
非人之所能爲也

題史道隣傳後

繼夏赤豹史子過訪夏峯述其夙昔愴然興思既而曰
明之亡也不亡于逆闖而亡於逆璫君知之乎予曰然

楊左諸君慘死戕賊元氣茈不必論高陽閣部當關誰
阻其成君家閣部守江誰敢其事言念及此諸逆孽之
罪豈勝誅耶余嘗謂高陽善于知人而不善爲人知君
家閣部長于知君子而不長於知小人總因惜其不成
爲此痛哭流涕之言若必善爲人知豈遂附小人而陰
爲之用耶馬阮諸逆通國皆知公豈不知但事權有歸
旣不能制小人勢必爲小人所制到無可奈何只有拚
一死以謝天地祖宗將如彼何哉公之品行天日爲昭
當自不晦於天下後世何患之歟咏闡揚之人公督師

時褒衂會蒙知已之言實負公然倍感公今髦矣聊附數言于傳後以識吾私併以復赤豹

題貞先帝臣冊

魏子一蘩自平定歸爲余道蒲城令朱公一統殉城狀一統葢平定人而宦於蒲者也繼而出一冊乃蒲人單君允昌所立傳常君若禎所著始末暨屈君必昌等所爲祭文備述死難義烈行間字裏生氣猶存因念甲申三月先帝以身殉社稷時在十九日余郡二十四日猶以孤城抗烈焰郡大夫暨紳士婦女烈烈而死者指不

勝屈不謂保定而外數千里節義相望僅得之榆林又復得之於公且自始至終從容就義亦可謂烈丈夫哉公殉義在癸未十月先帝嘉公死贈按察司僉事因題其冊曰眞先帝臣稱忠烈從眾議也蓋君死社稷臣死城守是君是臣始兩無愧色耳

題南川遺詩

予昔聞張南川先生名欲讀其詩而不能得也每恨文士標格轉盼陳跡造化似有意妒之者邇始得其遺椒山詩與江陵書不獨文士之雄而契結忠臣之盟豫折

權相之焰識力氣骨高人百倍先生非一國士蓋天下士也況以芮城為父雖陽為子家世赫奕乃不百年而聲問銷歇遺文罕睹肅不浩嘆羅生明珍恐其遺詩淪沒梓其聞且見者若干首雖未得諸大全亦可窺其一斑矣後有存者誰忍棄之羅生閉戶讀書不追逐世好可為南川功臣矣

題篤行君子卷

固安賈正卿樸實醇篤白頭不失赤子之心從余遊四十餘年歷貧富患難流離死生而素心不改初念益堅

所稱有恒者殆其人歟弱冠時兩經廬墓孝行著聞楊
明守都君揚於朝一時賢士大夫如湯君兆京左君光
斗周君起元皆器重之最後肄業江村鹿伯順之門同
人嘉其孝題詩盈卷蜀人陳盟冠之曰篤行君子未付
正卿忽爲人竊去後劉君若宰復題之壬午正卿攜卷
吏隱安慶弔浮邱公墓會甲申兵亂糜爛土地人民正
卿面帶刀痕深半寸妻李烈死次子被掠事定官各任
職正卿素聞守身之義與二僕徒步歸來與余話死生
流離狀慟何殷殷也已丑其卷復失余因簡伯順認眞

草仁卿北海亭集暨余與吾弟啟美稿中所存者仍彙爲卷以俟後之君子續爲哌歌隱一卷也忽成忽失豈鬼神秘惜不輕以君子予若人然予知若人甚晰微而顯闇而章識自不可掩惡知前兩經遺失者非所以待大闡發於今日乎

張忍侯詩草題詞

古來英人韻士詩重人乎人重詩乎予不喜談詩而喜談人其人是片言隻字足傳也其人非縱神工鬼斧何裨有無之數哉東魯張忍侯海內有心人也遊闖陷癖

京君即遁去遂絕意仕進因念宋德祐景炎之後籍鄉
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痛哭荒江斷壟
而不復有榮達之願以予所聞忍俟殆斯人之徒歟信
山胡子與忍俟交善手一編示予予不知詩而服膺其
人況其詩亦能抒寫胸臆而獨存本色何必漢魏晉唐
而後爲詩哉

題念菴集後

念庵陽明功臣龍谿益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
不慮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

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此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念菴曰不然陽明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蓋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念菴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陽明功臣龍谿益友

題晦菴文鈔

宗傳舊選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
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樁
事正不妨並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
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
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俱列于册見友朋之益
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并不知朱必以爲到
底不合至舉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
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獎

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明已之拘而不大于古學術豈
一已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
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
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

題白鹿洞聚講四條後

前三則謂是濂溪考亭象山之意後則乃師門宗旨愚
謂此四則簡當眞切最中學人之病千聖萬賢旨趣總
括於此大凡儒者立論以不謬於聖人爲極詣而所入
之途不必盡同如適邦畿從山從水從陸途各不同胡

歸於邦畿而已矣從山者所見皆山從水者所見皆水從陸者烏得而非之從陸者所見皆陸從山從水者又烏得而非之及抵邦畿則同一邦畿之見而已矣蹊徑紆曲俱可相忘也濂溪倘已建安亦無朱元晦靑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陽明此已至邦畿者之言而紛紛異同牴牾之見則見山者言山見水者言水見陸者言陸而已何怪乎至有未會徑山徑水徑陸之人徒聞言而鼓煽逐波則怪甚矣

題李氏先德錄

予童時知有希直先生紹靜修之傳而以理學主盟者也疏請靜修從祀章數上得立廟春秋祭祀其翁都御史侃誌其先世河南新野人後徙安次又以母家容城遂歸老焉世系具在昭然可考也李生某彙成册名曰先德錄夫子孫於祖父尺地片椽無不斤斤守之惟恐失墜至其精神行事語言文字則聽其隕越散逸李生此册得之于積書博古之家存之於兵火流離之後急思梓而傳之恐其復失此與守尺地片椽惟恐失墜者其重輕何如耶予聞之逖前者據信後者實蓋非據則

交指非實則溢美妄指與溢美豈可以垂示來禩哉是編也獨希直先生爲詳悶及其兄與劉耳兩節婦至都御史暨篤貞堂諸君子事蹟則邈不可覩矣徒令其子若孫遙想于烟雲縹渺彷彿疑似之間則是編烏容不珍重而什襲之

如存錄題詞

古今憑弔之詩文非其戚而哀之則其賢而慕之出此二者情之所不載也其戚而哀之者要皆平日情事相關用膽與共怨一旦中道棄去故不禁涕泗漣洏與之

咏歌賢而慕之則不然生不必履其地素不必聞其名或得于賢士大夫之稱說或觸于家人骨肉之儀刑遂不覺蘽然起敬油然興思始于親及其疏起之邇動乎遠是孰使之然耶非戚非賢兩者無聞則僞焉而已矣恭不曾抱嬰而泣乎此飾詐以成勢者也謟不曾拜墓而哭乎此諂往以希利者也嶠不曾沾衣而别乎此破疑以濟謀者也皆所謂無從之涕耳余未識信我耿君然再問之庶廷尉日魁梧磊落伉爽男子也迄余居官樓此中親友無不泰斗至廣我是經輩語次及之雖不

泫然而淚下沒且數年猶能遵其遺言罔敢隕越足見信我之身型家範施于有政余因而得悉其生平行誼孝弟大節已譜入吾邑耶節錄中一時聲氣無論遠近親疏或爲立傳或爲詩文爭謂其人足存也夫郭林宗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墓廬徽獻瞻戀不忍舍去是豈生而有可稽之勢歿而有可希之利哉要其人之精神蒸動發皇人心故戚而疏近而遠愈久而愈令人思之不衰信我君之神情意志應自照耀于天地間而是經彙親疏遠邇之言題之日如存

錄其亦仁人孝子之思乎

劍南詩鈔題詞

昔茅止生在江村嘗爲同人談放翁詩津津不置口恨未睹其全戊子歲杪薦馨見得劍南集手自鈔錄其鑒賞亦猶之止生也余亦日閱數首偶有當於臆者不問工拙令兒輩錄之得若干首大都高曠超逸名之曰放誠自爲寫照至若貧愛閒澹隱喜幽更有當於老懷也然其生平大節總在不忘中原一念故感憤悲鬱無地無時無非此意所蒸動至垂老示兒云王師北定中原

曰家祭無忘告乃翁是豈可以詩人目之哉佳者不能
盡錄錄者不必盡佳偶從所好云爾其所收之句要亦
如此觀者勿謂余選放翁詩也

題酷吏傳後

嘗問漢多循吏讀酷吏傳郅都等十人皆以酷烈為聲
是時民尚朴知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後甯成趙禹
而行之事益多民益巧法約皆倣郅都而廉弗如趙禹
文深雖孤行一意然用法益刻張湯多詐舞智以御人
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而目之王溫舒等後起治

酷於禹義縱以鷹擊毛摯為治縱廉其治放郅都尹齊以刀筆事張湯聲甚於甯成楊僕治放尹齊減宣為左內史杜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然此十人者天子初皆以為能禁奸止邪亦足快意一時而陰慘酷殺濫罰無辜謂天道何予謂此十人者即小有能聲皆天之戮民也太史公作酷吏傳以昭示天下後世雖白瑕瑜不相掩只酷之一字蔑於斧鉞矣

題游俠傳後

太史公傳游俠津津稱之不一而足彼固有所取爾也

此等人行雖不軌于正然其言必信行必果不愛其軀能存亡生死人此固英雄之所喜也君子獨惜其不知學知學則勇於徙義勇于改過覲曲儒抱咫尺之義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者天淵矣唯不知學以武犯禁遂使朱家郭解之徒令與暴豪寘行者同類而共笑之無足怪也吾友鹿忠節少年有俠士風非深於學問不能過此關也

題滑稽傳後

談言微中一語一篇要領當時敢言之人未可與莊言

故以滑稽出之總之言期于有中不中而言不幾贅乎然不可律以聖賢之旨此所以爲滑稽耳

題日者傳後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太史公所以爲日者立傳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此一篇歸結處見道之言也予謂身危不獨勢高古人尚可以貧賤而肆志今人欲肆志於貧賤甯可得乎君子以謹身正物思患而預防之庶可免咎

題貨殖傳後

大學平天下而其實際在用人以理財則財之理也亦唯使家自爲給人自爲足合之而成豐亨豫大自備生俗士不知理財之務而諱言理財之名民生所以日促而國家所以長貧也太史公論富國家洞悉人情通達事體能放其意而行之無地不可富也無人不可富也無術不可富也其言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此雖有激自道之詞然亦占盡地步見唯巖處奇士乃可以脫然于富貴之外耳

題耶律晉卿傳後

嘗聞元有三儒許平仲耶律晉卿劉靜修余靜修里人也知有靜修而已繼而讀平仲集暨薛文清崔後渠之推尊平仲始知平仲矣今來百泉遊息梅溪舊墟再取其傳而讀之益驚嘆晉卿之爲古大臣也好生一念淪浹于人元季而生此人斯世斯民之慶也梅溪之蹟已湮梅溪之人不朽爲書其傳後俾論世君子考衷焉

題毛選君狀後

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戊申之間予時遊京師凡屈指

海內清貞沈毅可當大任者莫不首先生也今逾五十
年矣先生之潛躍升沈俱不聞王寅先生曾孫會侯以
彰德司理借便顧予夏峯論學別後兩以書來質所疑
且以黃貞父所爲先生狀見示乃知卽神廟時都人士
所稱能大任其人也向徒聞其名今讀其狀恍見先生
矣先生蚤慕文成良知之學會與龍谿握管昕夕超超
有會李見羅居幽囚中講止修之學偕同志詣獄受講
連朝昏不懈只此嗜學一念自得者深故能於得喪夷
險嚴之若一爲令居銓居鄉凡所施爲要以理爲主而

氣起之故不仆蓋天下無無道理之時我無所挾持以自固則禍福死生其所以怵惕我者隨在而是寧能無介介乎先生有本之學出處皎然不用夫則用遯其於易也深矣貞父稱其治邑如朱邑立朝如毛玠居鄉如范希文予謂總自皆學一念來孝友則眞孝友清介則眞清介宏毅則眞宏毅固非義襲而取之也予更有慕焉自九十三翁六世同居元氣淳固而生先生先生以理學起家又四世而曾孫能傳其家學此豈尋常爵位名譽所可比擬因附數言於狀後以識五十餘年景行

之思

題內黃摘要後

摘要者張仲誠與內黃紳士講學之書也如論逆力本體皆順工夫皆逆唯逆所以雖富貴不處也貧賤則不去總是逆力性也有命焉命也則又有性總是逆力加一念常在不分遇事不遇事儼然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如辯恕聖賢所謂忠恕確有把柄直是求諸己己卽人也己之心卽人之心也自人失

已之心而人之心於是乎不可測矣聖人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欲在已我只勿施而已萬物皆備於我向萬物爲萬物能無差乎此等處透徹親切人人快心其餘有令人不能言下醒豁者未免涉賢知之過驚夫婦之愚在仲誠以爲非可說可不說沒要緊的話愚謂可與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言失言總之聖人只是行其所無事仲誠瀕心人也識卓而力猛一得于知遂迫欲見之于行且並欲與同人共見之于行此其學誠篤而心誠苦矣愚嘗謂帝王大功業因天因地因人而

已不與焉聖人大學術因物付物以人治人而已不與焉只一行所無事盡之矣不能行無事其弊也恐流而爲蠱夫子自居好學曰不善不能改假年學易曰可以無大過矣又稱顏回好學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我輩今日談學不必極深研幾拔新領異但求知過而改便是孔顏眞血脉予耄而膚腐不足以有爲仲誠勉之勿落第二人是所望也

題費比度中傳論

中傳論取子貢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一句做主

而兼取諸儒之說以輔之反覆辯晰甚爲詳贍其中以
毛血明水后稷文武爲喻尤令人心折可謂漢唐諸儒
知已老夫理學宗傳於董子毛公文中子韓文公諸儒
皆不敢遺亦先輩之緒言也湛虛張公常與老夫言漢
儒大有功于理門其法聖人不遠傳義悉有所授即宋
儒尋求蹊徑皆賴漢儒之力謂其茫無所知此亦未可
盡以爲憑也惜湛虛已往不得覩此度之論令一快耳

題西嶽圖

高皇帝一代開天之主而有夢遊華山之文黃道周一

代結局之臣而有恩在華巔之詩不知華山閱幾千百年而乃得如是君如是臣爲之讚嘆題咏神遊不置山靈亦奇遇哉某日夕對此圖而誦其文讀其詩可使華山道士夢中聞之亦當爲之叫絶

題黃粱遺蹟後

愚按是說爲沉酣名利之人下一劑清涼散雖對證非聖人垂世立敎之意夫子于宰予責之以朽木糞牆恭法天之健無一刻可自暇自逸審如是也將使天下扶危豪傑救焚經濟皆以盧生一夢掃之治待誰問亂待

誰轉舉世界而歸之昏夢之中可訓乎不可訓乎此可爲達者道也

題煙霞館

有身須宇宙無事即煙霞予極賞此語蓋身通天地古今爲一體離宇宙何以安頓此身堯舜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局有隱見然分無加損總皆所謂勞心者耳若荷蕢丈人之流則不然治亂自在世于已身無與爲果哉末之難已至用行舍藏非役情于宇宙而曰有身須宇宙非癖志于煙霞而曰無事即煙霞則隱見有道

養舒合規非聖賢而豪傑者鮮能與于斯予庚寅遊此來蘇門隱君已先結廬于百泉之上予嘗以煙霞爲客四字額其廬隱君即以此館爲同人遊學之所予因爲社約數則蓋爲此地不可無此館而此館不可無此人蘇門一區從來多寓客許平仲自河內來姚公茂自潮城來竇子聲自肥鄉來班荆而友相視莫逆堯夫暨子伯溫公茂暨子誠齋姪牧菴許平仲暨子時可則父子與偕至嵇康之從公和姚牧菴白素菴王秋澗之從平仲迄今父子作述師友嚶鳴猶爲蘇山蘇水留爽氣也

人固藉山水爲祿山水尤藉人爲重豈待賜我隱君少壯行蹤非耽邱壑老而休息於此其識趣遠人遠矣

題塤篪卷

先伯兄國重先生素不作詩慟先府君無病而逝於廬居時有哀吟二章歷年多稿遂不存仲兄啟運晚有遊豫吟季弟啓美詩最富兩大人見背後予偏有綠于兄弟之間兩兄視我其友愛甚于我之視弟啓美事我其恭順甚于我之事兄聚散離合之際各有相憶之什今兄若弟俱逝予日就衰每念夙昔輒流涕不能自禁因

令兒子曩搜輯從前相憶諸什錄十之二三爲一卷月
夕瞻對聊以寄予寤寐之思

題五弟啓美詩帙後

啓美舊錄其詩四首淦孫愛而珍之臨其字并誦其詩
按此詩在甲戌前京衛武學作也有詩數百首抵武城
困于病以稿付余令選而授梓余時無多暇僅錄什一
于千百後謝病歸詩更進且益多因書劍飄零刻與選
兩無力焉歲月悠忽撫卷興思小子輩護存之以俟後
之君子

客座私祝跋

人家子弟做壞了多因無益之人日相導引近墨近朱面目原無一定多暴多賴習氣易以移人余不敢以槩天下之賢子弟就余兒時以迄今日忽彼忽此轉徙難憑日與飲者遇而余之嗜飲也轉甚日與博奕戲謔者習而種種之好余亦不肯後於他人也或時而對賢士大夫語夙昔之事隱微之念唯恐其革除之不盡而洗滌之未到追賢士遠而便佞親則悠悠忽忽故態又作噫友雖五倫之一實貫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而

妙其用少年未經世故此義尤爲喫緊私祝數語嚴切簡明直令胥人輩立脚不住其子弟賢當益勉於善即不賢或亦不至大壞極裂不可收拾先生崛起正德功定叛王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開封國片言隻字無不是提世覺人獨取是篇而刻之蓋人未有不愛其子弟而子弟之賢不肖實於此判聖狂敢以公之吾黨士之共愛其子弟者

冰雪飲跋

淸濁苦樂四字其點畫形象人人識之其義則人人不

識也余嘗見世有一種人豪華自喜清所濁而樂所苦畢世沈淪而不悟此無僞之俗人也又有一種翹目甚明勉其清而襲其樂寸心恍惚而不真此作僞之雅人也嗟乎雅而僞爲之心勞意攘而苦乃滋甚孰知真能清者之自有餘芳耶真能樂者之自有至趣耶自必有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會此機括則天六合內外上下古今都一齊穿紐可因此飲而直究先天人之初矣願與同志者共闡此冰壺之義

鹿太公助餉跋

己巳鹵據良固其遊騎一薄定興之祖村一逼容城之白溝范撫軍贄公邏五日至此方生命不死於鹵定死於逃鋒與把棍耳雖有粟孰與食是役也一民一士一粒一粟一車一馬皆太公面相商度曉之以急公之義開之以相關之情迨餉已解而又不欲自居其名太公之德穆乎遠矣伯順識其出粟之姓名以示與人爲善之意此舉實成於太公與仁卿此何可令其沒沒也

鹿太公貼軍跋

設軍所以衛民也今乃以之厲民無論積衆成强爲脅爲劫爲淫悍然無不可縱之情無復可憚之事即合宗族鄉黨以奉一軍而軍之怒目奮臂有敢與抗焉者乎此太公所爲有觸而興亟爲合族計永賴也夫軍所應貼之物數雖無多然一族之人無不騷動稍歉於額數之中則相關於無已稍盈於常格之外遂相安於無言太公損已膏腴以代族人帖軍軍即悍斷不能悍於厭心之後與德我之人也明矣太公在家而家無不齊獨惜其不代祿祿者而爲將爲相豈患不能御吏而御兵

也

鹿太公德紀跋

魏忠節為大行時過江村信宿有詩以紀之乙丑孝子學洢再過江村其居停依然忠節之故廬也因手錄其尊人之墨蹟而以藏之篋中且謂余曰某父子前後兩居於此可謂於此地有緣但前番光景和以悅作家尊之主人易此番之光景悲以慘作小子之主人難萬一得脫樊籠而過家巷當以一舟迎太公遍尋吳越山川之勝不肖父子亦得從容追隨仰邀一日過臨以報前

番投止此眞千古奇快也果可得哉噫孰知其竟不可得也孝子百韻情慘而意摯太公之明德又人於此可想見矣太公之德固難名然一遇人而令人心折若此此眞隨事隨人可紀者也因爲德紀跋

乙丙紀事跋

余侍太公三十年矣其肝膽淋漓時愈危而力愈猛勢愈迫而情愈眞古來慷慨節俠急人之難而聲施不朽者恐未必如是之中情而近理也左允之之言曰如何是聖人處太公乃眞聖人耳允之爲浮邱中丞弟親見

其慘淡經營心力俱竭之狀故不禁其傾服至此是役也余亦有言詳其顛末總之太公爲其難于庶幾無媿止生以三烈士冠之余自顧有厚顔矣

跋黃石齋易象正

予往在盜水張湛虛司馬每語次輒及石齋甚湛虛之尊信石齋於其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不敢忽也獨于其易象正易與詩春秋三經合一奇其說而疑其未必確也予時未見其書未敢輕置一語後數年喬遜集奇其人因託訪得其書與老於讀易者共觀之意亦不能無

疑也子曰泥其跡則無人不疑會其神則無復可疑矣易之爲道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盈天地間無一事非物也無一時非易也無一人非易也聖人全體是易故伏羲觸之而畫卦文王觸之而繫彖周公觸之而繫爻孔子觸之而繫彖後之讀易者因羲文周孔之卦彖爻象會而通之神而明之各從自己之心以探夫易之蘊如周子之太極圖則易之統體在圖矣張子之西銘則易之統體在銘矣石齋讀春秋易之統體在春秋讀詩易之統體在詩謂易與詩春秋合失易之旨并失石齋

之旨矣先儒云易之藴多在中庸又曰孟子不言易鄙
深于易易豈獨深于二經乎哉或曰石齋固自言之矣
百年之歴可以觀智千年之歴可以觀聖屯蒙而下兩
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矣天地之教戒鬼神之情
狀可謂備矣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詩者鬼神之吟咏
歌嘯其事也詩與春秋遞爲爻象以圖天地此明以易
準詩與春秋他經不與焉曰此又泥跡者之言也石齋
就詩與春秋而見與易合故窮形盡象而極言之以盡
易之藴正欲天下研精之儒必有能推明是說者若謂

爲之範貨之時禮樂之中和而不準于易是豈易之道也哉曰若是則象正之說可廢歟曰何可廢也以天道徵於人事自春秋迄今易之實歷象數性命原一統事非石齋其孰能研精至是耶石齋固一代之奇人象正當爲一代之奇書凡讀易者深思而自得之

杜氏家訓跋

茅子止生爲此序也德平公精神眉宇宛宛如在其終之曰自盧龍一道酧贊戎慶敵陸沈五百載雖其地亦産大儒鳴道德而所存者寡矣今其地復中國終歲勤

苦以事南畝迨登場滿籌委之不可知之人以去況典
籍乎噫斯言也令生其地當其時者有無窮之慨焉予
嘗聞一二先達素修名行可爲世模然不一再傳邈不
可攷卽問其子若孫亦若秦粵然風馬牛不相及者有
之況邇來屢被邊患燕南趙北之間殺掠幾遍郎苟全
性命偷安視息然殺賊知短謀身計危此學士大夫所
咨嗟歎泣俯仰先壠不能不吁欷低徊也戊寅之冬予
與杜氏叔姪昆弟同避地西山迨歸展墓過東江諸杜
氏謂予曰自先世所積服飾器物蕩然無餘獨得先高

祖德平公家訓一帙墨蹟如新提命周至夙昔追惟於恍惚疑似之間若宛見其精神行事切念先德平披草萊立門戶長厚之澤慶流苗裔何可忘也敢請予一言以傳予曰是固吾所樂有言者士庶人稍知自立莫不斤斤爲祖父守株茅片瓦無敢失墜況其揭之訓而垂示後人者乎孝子慈孫徬徨篤摯之情固知其不能已也且吾嘗五世之後君子之澤方將告斬而此帙乃始露靈是必其人之精光不可滅沒故鬼神亦爲呵護秘惜久而無失今讀其訓辭質以信後愼以謙始節以導

從慫以布誠凡垂之訓者皆其廸之躬廸之躬罔不存之家者也夫自大學教衰士不能修而求之齊不由齊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知爲政者矣矧家之能政也德平公以身範家以家範治以範家邦者範子孫其心常有窮耶是在子若孫因言以見心因心以見其包笑起居點點滴滴血誠相貫卽百世豈有隔焉嘗聞伯順云杜氏當與其先世培基樹德源流已遠意亦謂德平乎

杜太公遺行跋

杜太公潛江余弱冠時僅一望其顏色然行誼名德泰之悉也繼而交伯順於西江與太公所居之東江咫尺晤伯順無不晤太公也晤太公無不飲太公也花香酒熟之時每先意而望之吾兩人亦逆知其望我不覺神欲往而足欲前如是者幾三十年或少有鬱情失意吾兩人至言下便豁然其伉爽明敏遊刃忘機絕無藏怒宿怨之事伯順嘗云孝弟婣睦任恤君於六行盡兼之矣千里內外所聞所見如此君者有幾余曰除君家大人外恐寥寥難覯矣鹿太公於六行稱足色而急左

魏周三君子之難幾破家捐軀無易慮杜太公則左右
庇太公相與以有成也公才德雖未彰于世然予姻交
多義烈止生傳已識其大而周恤貧窮篤念骨肉鄉中
有至德稱余因已取節於友于暨交誼中矣第覺公之
精神行事醞釀布濩於有意無言之隱者殆未可以言
語形容也公臨危之前二日余兩人過而問狀公猶為
下榻若無疾者然公歸窀余兩人為執紼慟哲人之云
亡也嗣君開美亟欲以志石之文屬其師伯順因痛劇
久不能捐筆伯順亦以事可徐圖不意城陷遂爾慘死

致令乞言者飲血椎心籲求無路立言者形殘血漬積書難期以彼此兩相敬重之人而竟成欠事關美每一念及若負人世之大疚焉因以其傳并行略付諸梓余爲稍其遺事而跋之以識生平相與之雅

魏義士復祀鄉賢跋

胡令君廷佐曰凡天下之爲鄉賢者未必皆堪入國史而能入國史者未有不堪爲鄉賢者也因據闔學之呈復久曠之典於崇禎十六年丁祭前一日魏義士主入祠胡生或恐其久而復湮也附刻此段於集末俾後之

君子有所考焉是集也刻於丙子兵火之後而卷遂被
燹於甲申之前義士所還之田計十頃有餘畝而義士
之子孫合計所耕之田亦止此數所謂積陰德於冥冥
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義士之謂歟

跋家禮酌

家禮之行於世者從來不知幾多家而文公獨著文公
家禮文公所行之禮也有程子所行者朱子不敢行而
大儒行誼謹嚴晰禮深微千古而下推程朱他人莫擬
焉然且不能槩同況人各尊所聞行所知其同而異異

而同者亦天時人事之不得不然也何足怪乎文公亦云凡禮有本有文愛敬其本也儀章其文也愛敬不可見因儀章以見其愛敬故嘗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斯太之不務而儀章度數模倣曲盡失文公之意矣

孫少師年譜跋

按公譜長君高苑令鈐讀禮三年泣血茹苦編次成之未授梓而高苑君歿高苑次子之謙訪余遲城請兵燹

之後先少師年譜已多遺失并牧齋先生所爲狀亦未得存中夜起坐寸心如焚余曰牧齋以狀付余余因恐其有遺失也已存副本於笥中矣之藻喜極欲泣謂少師復作因盡出高苑君所爲譜屬余訂之并補其缺余卒業至遺失處未免掩卷嘆息常於雞鳴夜氣時追憶平生所見所聞再採之牧齋所撰述因令博見錄之得若干卷公生平大節庶窺一斑至其纖悉曲折語言顰色總公之精神所寄高苑君所譜子孫當字字珍之萬不可令再有疎虞也南都之刻止生貢水田二頃爲公

了此甫竣遂付靈底贖造物者或息公宣洩大盡耶語言文字所以傳神也公之神炤燿天地輝映日月不借語言文字而傳但後之君子欲見公鬚眉思公功德則愈重公文字重公語言耳

跋北地雙忠

鹿公從孫公而東也張太宰問遼謂孫公曰鹿職方已擬倣部司官但閻閣部仍攜之邊奈何孫公曰人情於銓於邊趨避何狀鹿君趨避即不同世人豈得奪世人所企望不可得者而加以世人所褁足不敢赴者且其

雙白在堂縱此君盡脫世情倘不虞高堂之念子乎太
宰遂注定將以疏閭鹿閭而辭之銓且濁孫公曰倘從
相公於銓可辭也嗜繼即自列尋常或可辭燕上之行
今辭燕上就銓司尋常人所不爲也相公謂其願之乎
孫公笑曰予敢以尋常人待公正念公高堂爲公躊躇
而不願與銓部爭賢也鹿曰家書來正以從公於邊爲
公忠且勗以先侍御公忠也相公幸勿煩念孫公謝曰
老成人每欲成就後進以大賢之路公肯做聖賢豪傑
吾輩叨在大列肯兇公以尋常乎二公相須有成實始

於此後鹿公以太常少卿家居丙子定興城破殉義謚
忠節孫公戊寅家居高陽城破全家殉義謚文正

五忠手蹟跋

此數紙啓美偶存篋中恐再遺失彙爲一卷置之案頭
恍見其人今且數年矣啓美亦作古余每撫此卷凄斷
不堪讀蓋余受伯順四十年直諒多聞之益迄今無日
不入寤寐間也浮邱鄺園吾家兄若弟受恩最深而余
之辱知不淺蓼洲以伯順之好好余一如伯順大洪雖
僅半面而識然每向允諧作知已之言余自慚形穢何偏

有繫於諸大君子哉此卷啓美擬借質公題數字於其首而質公亦徃矣余因題曰五忠手蹟俾吾家之子若孫存之千百世後此紙應與諸君子之精神不朽而啓美亦與之俱不朽矣

跋孫少師手蹟後

按少師年譜此詩辛未一歲石作戊寅殉節且十七年矣而此詩光氣如新老臣心事一片石有靈猶能識之其言曰有天無人有君無臣夫天之下皆人君之下皆臣安得謂無人無臣也哉則其心亦苦矣雖然精忠亮

節已揭日月而行中天千載下共欽其仰將指而日之曰少師之人也天之下一人也君之下一臣也又何嘆乎無人無臣也哉

書鹿伯順手蹟後

公平昔寫字多用敗筆殘紙予問之曰字不成家留佳紙筆以俟能者予曰伯順字再醜幾分當有人寶而玩之公歿未幾吾鄉後進珍重公手蹟字誠以人重哉公生平遺予手字甚多偶觸數幅欲裝成卷以便出入攜帶藏之不秘貢爲愛者私去貢人精氣不磨鬼神定爲

呵護猶當復出在彼猶在此耳

跋郝涿川手書後

晨起博見於篋中檢得郝涿川手書一幅乃遺其同里樾麓楊君者樾麓與夢鶴皆涿郡人篇中雅相敬重其麗澤之益近今未有至其相期向學不肯以老自諉尤令人深省其言曰學則愛忘于樂不學則甚就于衰學非俗學也俗學徹其天光正學滋息其氣此須知學之味者耶衛武公耄而聞益篤想皆得力于此不知此味者便以學爲自苦之事北方學人最少靜修而後吾黨

開山非公其誰儂曾於十年前爲公立傳今得此幅企慕不忍釋若其高不仕之節隱于川上怡然自得白沙一流人也白沙亦公友有遺公手書雖僅存數字尚可想見當年友朋郵筒往復之意

跋白沙與沠川書後

先生集滿天下有目者共覩然手蹟則不可得而見矣其人非字即工不足存也其人是字即不工不可不存也如先生者豈容輒片言隻字于几案間哉先生靜中徹悟嘗有句云飽歷氷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誰攻沵

川生平所學亦耽元默故其交合惜遺其書僅存殘幅子珍之二十年矣貧家之寶玩此數字者顆顆明珠也

跋朱勉齋手書後

予甲戌公車都人士相謂曰此中無史道鄰金伯玉便不成京師時伯玉讀禮家居因過予論交焉隨又有人稱朱勉齋津津不置口後交其師鄔孝徵復述其懿行歷歷予私識之曰都下三君子今果皆有以自見望隆一時聲施後世偶閱勉齋手書附此語于幅末以志企仰後之君子定有爲三君子合傳者

跋胡葵衷書後

馬生自平涼攜來葵衷父子手書故人情深恍如覿面因憶公當甲申後令容予時山居三年不入城市公不督其疎違而罄予盂切嘗策馬攜壺榼過草廬爲竟日驩且令其二子大宣大定婿董蘊生徒步視予未幾內轉聲下貴人有論及予欲攜之出公曰渠出未必能爲當世重渠不出乃能令爲奕世重我輩不能自重顧欲强人耶古人重知己之言予何能忘情於公也後大定成進士修舊好益殷公風流蘊藉令容多惠政容人[illegible]

之子與公廬外亥其寄思當不與士人等公名廷佐

跋念菴答王宗沐問靜

此是念菴大把柄世間學者多在覩聞處做工夫爾縱罔鉄點綴徒工祇成一的窾耳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乃孔門用功眞訣子思能討出老脚正從曾子知止而後能定而後能靜來如不知止將戒懼何所持循豈徒矜持拘迫而已乎歸靜言乎其功也是眞實體認語係是生安聖人須要時時刻刻作戒懼工夫

跋七頌

七願者頴川劉公勇所作也七子生不同時行不同局劉子何取焉成連爲伯牙學琴陸賈出槖中裝給諸子司馬徽質疑桓伊聞歌沈麟士著屐王績與瘖人對酌韋應物焚香掃地而坐此可以想劉子矣劉子負奇情未遇倘亦思所以移之耶以裝給子又何必泛舟西湖追跡赤松也卿言亦佳無復有辨是非之人萬事一屐無復有可喜戚之事總是無可奈何之時無可與言之人只得焚香獨坐而已此可以得劉子志之所存矣要心云本以我貌我古人施爾詁知言哉

讀十二子語錄書後

周元公

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通書四十章又與圖說相表裏言約意盡未嘗與吾儒較勝負而諸儒莫不遜謝焉未嘗與二氏辨是非而二氏莫敢爭衡焉卓哉元公迥乎不可及已孟子敘列道統而以見知自負元公所稱不待教之豪傑殆生知者耶程張朱陸又其見知者矣

程純公

純公于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不得行者以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于安石至誠感動意欲轉小人爲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有利於社稷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拗性已成勢雖難挽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加害至誠動物于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篤摯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諒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程正公

兩程夫子同出一父同事一師而所學各詣其極各成就一面目如聖一也而清任和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不同總之各成其是而已同而異者一本散爲萬殊也異而同者萬殊原于一本也其著落在五常百行其著力在戒欺求慊外此無學問無人品正公自布衣登講席始終鄭重其事師爲天下語固已不負師傳矣

張明公

有力量人便有執著不肯服善明公凡事以復古自任力何猛也而坐撤皋比心之虛也特甚變化氣質四字

是他生平學問把柄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太和元氣無所變化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也知廉勇藝文之以禮樂此則融其所長變之化之以歸于中和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果能此道此則補其所短而變之化之以革其愚柔者也愚魯辟喭皆由學力變化故皆能升堂入室明公之得力其在斯乎

邵康節

康節先生不是經世之學爲他精易數於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卻看小了他

學問朱子亦謂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才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愚按先生之不肯深把手做者正知其不可爲而不强爲所稱知幾者乎邇白沙有何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黃石齋舉其詩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脣雲水身獨堯夫有此本領餘非所及此則堯夫之爲堯夫也

朱文公

文公之學可稱充實而有光輝矣所謂集大成也當宋

南渡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劘君相綱紀國論眞有功于天下後世乃身蒙僞學之禁竟不得收明道之功至永樂中頒纂宋之大儒爲道統攸繫文公書自帝王國冑下逮閭巷山谷之人髫而習之三百年遵朱之令不衰明三百年太平實崇儒重道之明驗也人稱其義理精微心胸開豁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可謂知言

陸文安

朱陸同異聚訟五百年迄今自其異者而觀之朱之意教人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

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遂若偏于道問學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遂若偏于尊德性究而言之博後約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約後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總求其弗畔而已南渡以來眞實理會者獨我與子靜二人而已靑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二公畢竟皆豪傑之士異而同同而異此中正好參悟

薛文清

文淸當王振曹石用事之時而屹乎不拔確乎不染所

稱端亮誠慤之士儒而君子者也其門人稱其剛毅似
伊川書法似元晦子謂生平所學乃伊川元晦之學故
其人學書亦似之或問文淸與文成同異曰皆大儒也
各有極詣正不必强而同之文淸似朱文成似陸有朱
而無陸有陸而無朱未免有偏重不返之勢相資爲用
正以相繼于不窮天地不能外而況于人乎聖人通變
于未窮以此

王文成

所貴乎儒者通萬物爲一體便要以天下爲巳任區區

詞章記誦腐儒而不適于用者也孔子志在東周孟子
志安天下此是孔孟之學術得行其志焉則親見堯舜
不得志則羹牆堯舜非苟焉而已也斯道不明聖學湮
塞騖博者俗徑約者虛陽明崛起揭艮知爲宗博約知
行合而爲一葢仲尼歿至是且三千年斯道爲之大光
而全體大用立德立言立功隨感而應無處非道無地
非學腐儒面目得陽明一洗之庶期月三年之願非虛
語也摘瘢索垢于一字一句之間者陋矣

羅文恭

文恭少學文倣李空同未幾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宮寮又與唐荊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于文久之語人曰吾無意爲之矣學之有本猶水之有源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瀾瀾之類不可得也故其學一主無欲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入微而後知無不良所舉主靜歸寂辯答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沛然眞得始自信于不惑之地所辯與端論蓋其微也陽明門中尊所聞行所知務儘不乏人而眞實得力萬不可少者則羅文恭也

顧文端

予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因多頌言開亦有摘及之者予詢學士年長者東林人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盟者則眞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人可知已嗣後五十年文章節氣大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陽諸集讀之開豁洞達斷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許人處不狥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菴涇陽則又其最知者矣

讀金忠節文集書後

公釋褐最少當官抗節國變死節天下仰之然非其志之所存也其自警詩曰博謇由來不受憐靜深豈假俗爲妍從今焚卻狂愚艸羞向人間道忤權其全編無一語不出性靈無一篇不關名教不止同遊文謝直已入宋程朱奧所稱聞道人耶

書先志後

我考葬于乙巳秋我妣葬于己酉春一五十二年一四十八年矣志墓之文託鹿子善繼是先考妣生前所壽

與定交者男兄弟以貧出館于外鹿子亦入官遲二十
年始搆此文今復二十餘年矣大半浮家山水間旅蘇
門又復七載兄若弟皆凋謝去形影孤子困窮以老抱
病實深令諸子若姪磨片石而書之恍見我考妣之音
容色笑于字裏行間也孫曾婚姻姓氏誌未備者附入

夏峯集卷五

郭祥瑞謹校